

# 血海深仇



# 血海深仇

甘 肅 人 民 出 版 社

1964年·兰州

## 內 容 提 要

这本书里收集了四个忆苦思甜的故事。这些故事控诉了旧社会的罪恶,歌唱了新社会的幸福生活。

我们这一代少年儿童,是在新社会里长大的,对旧社会的黑暗和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缺乏亲身体验,更没有经历过严酷的阶级斗争锻炼。读了这些故事,会使小朋友们懂得一点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知识,懂得为什么旧社会必须推翻,剥削阶级必须打倒,以及如何提高阶级觉悟,当好社会主义的接班人。

### 血 海 深 仇

本社編

---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(蘭州市第一新村)  
甘肃省书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 001 号  
甘肃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 
开本:787×1092毫米1/36·1号印张 28,000字  
1964年10月第一版 1964年10月第一次印刷  
印数:1——34,120

---

統一书号:T7096·75 定 价:(5)0.15元

## 目 录

- 我家的悲惨遭遇..... 王克忠口述 东方雷整理 ( 1 )
- 去投八路军..... 任芝潤口述 张广平整理 ( 21 )
- 馬良参军..... 辛耀午 ( 34 )
- 血海深仇 ..... 樊少文口述 易先成 尉立青整理 ( 47 )

## 我家的悲惨遭遇

王克忠 口述

东方雷 整理

1943年，我五岁上，祖父去世了。留下四亩半地和二十口人。无法过活，父亲给本村地主张同顺当长工。大伯、三叔也靠给地主打短工并经管那四亩半地来维持生活。这一年，又碰上天旱，庄稼刚收到家门口，伪保长便带上人要粮要款来了。大伯无法，只得将四斗粮交了。全家人眼睁睁地看着打下的粮食白白地装进了伪保长的口袋，眼圈儿都红了。但是，伪保长还说不够，瞪着眼睛要“看号粮”。“看号粮”是伪保长为了克扣穷人兴的。说是保里要派人看庄稼。打下粮食来就要众人交“看号粮”。可是众人交出的粮食，都装进了他的口袋。穷人们明知他坑人，但却敢

• 1 •

怒不敢言。

大伯見伪保长恶狠狠地，只得哀求道：

“今年年景不好，保长你高抬贵手，把‘看号粮’免了吧，留下这几颗，让我全家渡春荒吧。”

“你他妈别装熊，你渡春荒，叫老子们喝西北风去！”伪保长忽地站了起来，一面骂着，一面对手下人吼道：“给我把粮‘过了’，一颗也不能少！”

几个狗腿子把大伯推开，动手抢粮。我那不满十五岁的叔伯哥哥忍不住了，对伪保长嚷道：

“你骗人，人家都说你拿‘看号粮’是骗人！”

伯父见儿子撞下祸了。连忙打了叔伯哥一巴掌。骂道：“你，快给我滚呵！”又连忙向伪保长赔不是：“保长，孩子年轻不懂事，看在乡亲的面上，饶了他吧！”伪保长鼻孔里哼了一下，皮笑肉不笑地说道：“王福奎，你养的好儿子。依我看年岁不小啦，够格了！”大伯一听这话，心里象塞满了冰块一样，全身都凉了。连忙把“看号粮”交出。伪保长才算走了。

伪保长走后，大伯总是放心不下。第二天便含泪到集上卖了一斗粮食，割回几斤肉，分别送到伪保长和张同顺家里去。可是，礼虽送了，灾祸还免不掉。就在这天晚上，正当全家人守着一锅刚煮熟的野菜，准备吃的时候，门突然被人踢开，伪保长带了三个冲到家里。二话没说，



抓住我叔伯哥就捆。全家慌成一团，大伯连忙上前哀求：“保长，行行好，饶了我家吧！”伪保长恶狠狠地說道：“这是国家法令，我当保长的只能照办。”年老的奶奶見孙子被人捆了起来，要被拉去当壮丁，上去抱住伪保长的腿苦苦哀求，却被伪保长踢了一脚，奶奶顿时倒在地上。我三叔气愤不过，要和他拚。伪保长立即掏出枪来，威胁道：“你敢来，老子要你的命！”大伯生怕三叔吃亏，连忙将他抱住。眼睜睜地看着他们把哥哥拖走。一路连踢带打，老远都能听见他那惨痛的哭喊声。

奶奶被大嬸和母亲扶起来后，饭也不吃，湯也不喝，只是哭着要她的孙子。全家人也哭成一团。大伯无法，只得连夜去找正在张同順家当长工的父亲，叫父亲在地主面前求情。

张同順，是个烂掉了心肝的人，父亲在他家起早睡晚，成年累月地做工，却连一頓飽饭也沒吃过。父亲明知求他不行，但事到眼前，又无別的主意。

张同順躺在床上，听完父亲的话后，便搖着

头說道：“这事难办哪！”

“你是村上有面子的人，乡长都还得听你的哪！”父亲忍住气，恳求他道。

“有面子！还不是一样納粮上款！”张同顺乱轉着黄眼珠子，连父亲看都不看，“只有一个办法，拿錢买壮丁！”

父亲打了个寒噤，还是苦苦哀求道：“一家人成天只吃树皮草根，哪里来的錢呵！”

张同顺忽地坐了起来，抖动着一脸横肉，問道：“打下的粮食呢？”

“只剩下三斗了，全家还指望它渡春荒呵！”

“那就让人家拉去算了。”张同顺說着狡猾地笑了起来。

父亲看透了这个人狼心狗肺的东西，生气地說：“好歹我給你家当了一年长工，你就连一点人情也不讲嗎？”

一句话把张同顺激怒了。他把脸一变，罵道：“王奎，給你脸你不要，不想干就拉倒。我家的飯吃不了，倒去喂狗！你給我滾！”他手指着門外，凶神恶煞似地吼着。

大伯无奈，只得把剩下的粮食全部背到保长家里。伪保长仍不满足，說道：“三斗粮买一个壮丁，你想的倒轻巧！”粮食收下，仍不放入。这时张同順的狗腿子，曾经当过伪軍的张栋梁走了进来，对伪保长說道：“张家大爷有话，王福奎的兄弟給他家当长工，讲的工錢一年四斗粮食，那就一块頂了吧！”

伪保长一面給流氓张栋梁拿烟让坐，一面笑着說道：“张大爷的话，我们哪能不听，只是，便宜这些穷鬼了！”轉身又对大伯吼道：“还不謝謝张大哥！”大伯无奈，只好忍泪給张栋梁道謝，把我叔伯哥領回家来。可怜我那叔伯哥，不到一天時間，就被狗保长打得遍体鳞伤，折磨得不象样了。

就这样，我们辛辛苦苦劳动了一年，打下粮食一顆也沒落到手里。父亲給地主张同順白白地受了一年苦罪，他一生气，就回了家。但不能眼看着一家人坐在家里等死，他便和大伯商量，要帶上我们到黄河滩上逃荒去。

“不行！”大伯劝阻父亲說：“在家千日

好，出門步步难啊！有好多逃荒的，出外十多年，到現在连个音訊也得不到啊！那是个火坑，你不能眼睁睁着往下跳。”

父亲是个硬性子，只要他决定咋样，就非那样不可。他对大伯說：“財主保长把我们欺压得够了，我再也待不下去啦。我不能眼睁睁着死在他们手里。”

“不行，这世道，哪里都一样！”大伯仍然苦苦劝他，但他还是不听，說道：“我就不相信天下沒有活路。”停了一下，他又伤心地說道：

“只是，娘病得厉害，哥哥，你好好照应她吧！为了她，我給你磕头啦！”父亲哭着朝大伯跪了下去。大伯慌忙把他扶起，也哭着說道：“你放心吧！你一心要走，我也留不住你啊！”

“家里的那块地，你無論咋样也要保住，那是咱们的命根子啊！”临走时，父亲再三叮咛大伯道：“我看出来，张同顺早就在打它的主意了。”

大伯說：“兄弟，你就放心吧，有我在就有地在！你要是在外面过不下去就回来，也免得在

• 7 •

外面抛屍露骨啊！”

一句话象刀尖子扎在一家人心上，全家人抱头痛哭一場。父亲为了让大家不要过份伤心，抹去眼泪，强笑着說道：“这哪里会呢，有两只手，走到哪里，还怕沒有饭吃嗎！”

于是，父亲和母亲带上三个姐姐、哥哥、我和三岁的小弟弟，背上祖父留下的一床破被子和一口破鍋，到黄河滩去逃荒。大伯和三叔送了一程又一程。最后，只得忍痛分离了。听说我们走后第二天，大伯为了一家人的生活，又去給张同顺家当长工了。

当时，我们見父亲坚决的样子，滿以为出門后，比家里好，誰知道出門和在家中一样的悲惨。

黄河滩原来是个荒滩，茅草和紅荆条子长得一人多高。天上烏鸦乱飞，夜里处处狼嚎。到处都是腐烂了的死人屍体，臭气难闻。我们一家人逃到这里的时候，河滩上处处搭着茅草庵棚，住滿了逃荒落难的穷人。我们全家人也割了一些茅草，打成捆，找了个背风的地方，搭了个茅庵住

下。父亲领着哥哥姐姐，成天在河滩里挖荆条根子，晒干后，背到集上去卖。母亲领着我和弟弟到附近一些村子里要饭，有时挖些野菜。起初，还勉强能吃个半饱。一家人正盼着这样下去，能将荒年熬过去。父亲还打算把挖荆条根子卖下的钱去买些谷糠回来吃，谁知竟连这样的苦日子也保不住。

一天，河滩上忽然来了个姓田的地主，领着一帮狗腿子凶神恶煞似的向逃荒的人吼道：“这个河滩是我姓田的，归我管，谁要住在这里，就得交地租。”他说完后，一群坏蛋便闯进庵棚，又夺又抢。交不出地租的人，便被打倒在地，有的还被捆了起来。河滩上到处哭声震耳。父亲知道事情不好，忙从河滩里赶回来，正被这群坏蛋碰上。一个狗腿子把父亲的衣领抓住说：“快把租钱交出来！”

“什么租钱？”父亲便和他们讲理：“这河滩是个荒滩，又不属你们管！”

“什么，你想要无赖？”狗腿子用力一扯，嚓地一声，把父亲胸前的破棉袄撕下一大块来。

“給我搜！”那姓田的地主吼了一聲。把手中棍子朝庵棚一揚。一群狗腿子如狼似虎地沖了進去，胡掀亂翻了一陣，見沒啥可拿，便把那口破鍋提了出來。那地主一看罵道：“老子要這弄啥，不給錢把人捆了！”說畢，一脚把鍋踢出兩三尺遠。狗腿子跟着象一窩蜂一樣，拥上前去，連踢帶打地捆我父親，父親臉被打腫了，鮮血從嘴角流了出來，破袄也被扯得稀爛。但是他仍然拚命地掙扎。他心里想道：就是把我打死也不把一家人活命的錢交出來。這時，正赶上母親領着我和弟弟要飯回來，連忙把賣荊條根子的錢交給姓田的，他們才把父親放了。

那天，天上布滿了烏雲，寒風刺骨，一片片雪花飄落下來，三個姐姐和哥哥在雪地里用手挖了半天，還沒拾到半籃野菜。凍得受不了，便跑了回來。我和母親出去要飯，一口也沒有要上，還差點兒讓人家的狗把我腿咬了。一家人已經一天一夜沒吃東西，鍋也被地主踢爛了。全家人又冷又餓，只得躲在庵棚的茅草堆里，互相擠在一起，用那床破被子蓋住。你看我，我看你，眼淚

象断线珠子似的往下滚。

黑夜里，更是难熬。庵棚挡不住风雪，一家人又餓又冻。当时，数我和弟弟最小，父亲抱住我，母亲解开衣扣把弟弟揣在怀里。我和哥哥、姐姐们都懂事，虽然餓和冷是那样难挨，誰也不哭叫一声。泪眼巴巴地望着父母消瘦的脸，一个劲地把口水往肚里咽，不愿意去使他們伤心。但是弟弟年纪小，肚子餓了就大哭大叫，两只小腿在母亲怀里又蹬又跳。母亲无法，只好把奶头放进他的嘴里，但是，她成天连野草根子都吃不上，哪里有奶水啊。小弟弟又挖又抓，越哭越凶。母亲被他折腾得实在无法，就打了他两下。刚打罢，便又把弟弟紧紧地搂在怀里，痛断肝肠地哭着說道：“我可怜的儿啊，娘……错了，娘不該这样打你……”母亲越說越哭得伤心。父亲也全身发抖。我很害怕，两手紧紧地将他脖子抱住，惊恐地叫道：“爹呀！”沒想到他却将我推开，起身便往外走。母亲着了慌，丢下弟弟，一把将他拉住，忙問道：“你，你哪里去啊？”父亲一言不发，甩开母亲，仍往外走。母亲扑过

去，抱住父亲的腿哀求道：“我不該惹你生气，你就打我两下吧！你狠下心肠往哪去？要死全家死在一起，你可不能扔下我们不管呵……难道你就这样狠心嗎？”当时，我们姐弟们也都抱着父亲不放，哀求道：“爹，我们不餓，不冷。你不要打妈妈，不要走呵！”父亲一見这个情景，心中更是难受，他扶起母亲來說道：“我哪里是怨你，是我命苦，连累了你们！”說着，又用他那顫抖着的手，一把一把地抹去我们的眼泪，把我重新抱了起来說道：“孩子，再咋样，我们也要把这个苦日子熬出头呵！”他脸上大滴大滴的泪水落在我的脸上。我想安慰他，便說：“爹，等我长大了，就好啦。你挖草根卖下的錢就給我买个小猪吧，我去放猪，猪长大了，卖了錢給我买布，叫妈給我做件衣裳。我只要一件衣裳，我这件衣裳都烂啦。再叫妈給我做双鞋，有了鞋，去要飯，人家的狗扑来了，我好跑快啊！”我說一句，父亲应一声，越說，父亲的眼泪流得越多。我当时不知道該怎样才好，又连忙改了话题：

“爹，我又不是說現在就要，我是說长大了以

后，是等我长到你那样大以后呢！”想不到他又象刚才那样抖起来。我慌了，赶忙說道：“爹，我不要买衣裳了，也不要鞋了！你不要哭啊！”我紧紧地抓住他的手臂，生怕他把我扔下去寻死。这回，他没有。只听得他断断续续說道：“苦命的孩子！誰知道你长大以后又在哪里受苦啊！这个世道，有了財主、保长，就没有我们穷人的活路哪！”

天气越来越冷，一床破被子怎能盖住八口人呢？一次，连着下了几天大雪，我那瘦弱的三姐，被饥饿和寒冷折磨成病了，浑身烧得烫手。父母一时沒有主意，不知道该怎么办。

就在这时，狗保长又带上人来要“人头税”。父母好說歹說，才限期一月交清。为了这还不清的閻王債，父亲只得撇下三姐，忍住饥饿，冒着风雪，带着我们兄弟几个去挖荆条根子。

出庵棚沒多远，碰見一家逃荒的穷人在卖独生儿子，那哭声惨不忍闻。父亲不由得打了个冷颤。伸出双手，望着漫天的风雪呼喚道：“天哪，你长长眼吧，难道你硬要逼着我也走上这条